



三次枉判 二十余年冤狱

——白发父母艰难上访路

【明慧网】在锦州监狱，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在会见大厅，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会见完儿子后，心痛伏地痛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心疼死妈了！”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北京信访办的大厅，这位老人在上访材料被截访人员抢走后，号啕大哭。是什么样的冤情，让这两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这样悲伤地痛哭呢？

几年来，在朝阳、在沈阳、在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都留下这两位老人蹒跚的身影，他们历经磨难，受尽恐吓与威胁、四处奔波，甚至被投入拘留所……

陆风珍，女，今年七十六岁，家住辽宁省建平县铁南街，老伴今年八十三岁，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两位古稀老人不断向当地公检法和中央司法机关上访，为自己的儿子申冤。十多年来，老人跑遍了朝阳市、辽宁省、中央的公检法等机关，邮寄了二百多封上访信，换来的却是嘲笑、恐吓、拒之门外、甚至因为上访，被关进拘留所，吃尽了苦，但老人没有一丝退缩，她坚定地说，只要儿子一天不平反，她就一直告下去，决不妥协！

陆风珍的儿子叫赵宏莉，今年四十八岁，虽然年纪不大，却命运坎坷，从一九九四年开始，连续被诬判三次，累计刑期达二十四年之久，至今已被监禁二十一年了。第一次被冤判十年，第二次被冤判八年，第三次被冤判六年，三次冤判，有着不同的故事，赵宏莉的大好青春都在监狱里度过了。

如今，赵宏莉的孩子已经十六岁了，却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这巨大的冤情，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原本幸福

快乐的家庭，亲人们整日以泪洗面，赵宏莉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始终不屈服，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两位古稀老人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背井离乡，踏上异常艰难的上访之路，以至家徒四壁，满目疮痍。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被无情地摧毁了。

一、第一次冤判：儿子被人构陷成“盗窃犯”

一九九四年一月，建平公安机关以“盗窃罪”抓捕赵宏莉。

那时的赵宏莉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他曾经和张某、藏某一起做生意，二人叫赵宏莉去乡下收买文物，赵宏莉发现他们是骗子以后，就不想和他们干了，赵宏莉打算要回自己的两万块钱，藏某说钱挂在自家屋墙上，让赵宏莉自己去取。在赵宏莉去取钱的时候却被藏某报了案，最后以盗窃罪一审被冤判六年，家人不服上诉，被告知，上诉就重判。结果二审真的被加刑，改判十年徒刑。法律明文规定上诉不加刑。

陆风珍老人在北京上访的过程中，她的遭遇引起北京政法大学一位正义人士的同情，打电话给朝阳市检察院的一部门负责人，被告知：“此案你千万别插手，错综复杂，黑幕太多，我是负责人，我都没看到过这个案子的卷宗……”而这个案子至今没有副卷。

二、第二次冤判：做真、善、忍的好人 反被诬陷入狱

赵宏莉小时候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境原因没有钱做手术。父母常常为他的病忧心。在被

第一次冤判后，不幸中的万幸，赵宏莉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心脏病不治而愈，他们全家都惊喜的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

二零零四年，赵宏莉被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以所谓印制法轮功宣传品为由，非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送往盘锦监狱。

朝阳双塔区法院弄虚作假

赵宏莉是在朋友家串门时被抓的，从他被抓、被拘留、批捕、起诉、判刑，没有任何执法部门通知当事人赵宏莉的家属，甚至当赵宏莉被送进监狱，家属都不知道。

双塔区法院判决书上称，此案经举证、质证……然而，法院开庭时没有一个证人到场，也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当事人赵宏莉被强加的罪名。举证、质证从何谈起？在法庭上，赵宏莉再三要求公诉人出示证据，却被审判长制止，不许赵宏莉陈述，也不许赵宏莉请律师。

朝阳双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后，又冒充中级法院做出二审裁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案子两个法院、两个罪名，一审的罪名是“破坏法律实施”，二审的罪名是“盗窃罪”。简直把法律当成儿戏。

赵宏莉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

1、野蛮灌食

赵宏莉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第八中队。由于此案极冤，于是赵宏莉在狱中写申诉材料，他希望能得到平反。可他万没想到，狱警说：“你的申诉是无理申诉。”赵宏莉要求拿回自己的材料，狱警说材料没

了，找不到了。赵宏莉感到连一个公民的申诉权利都没有，于是开始绝食抗议，监狱第五监区的高姓大夫给他强制灌食。他们将赵宏莉双手固定在床的两侧，两脚锁住，将管插入鼻孔内灌食。这是一种极痛苦的刑罚。

被灌食后，赵宏莉不能站立行走，说话没力气，瘦的皮包骨（只剩下六十斤），灌啥吐啥，只剩一口气，此时的赵宏莉只能靠点滴维持生命，高大夫说打点滴都相当困难了，绝大部份血管都扎不进去针。

谁看了都说，如没有奇迹，这人绝对活不了。老人问儿子身体情况，大夫却说一切正常，没啥毛病。老人要求看检查报告，高大夫说，你不能看，必须有领导批准。老人悄悄问儿子，去医院检查了吗？赵宏莉说，他们只给他抽了血，根本没做全面检查。赵宏莉小时候有先天性心脏病，又绝食六个多月，一旦复发，就会心肌梗塞，衰竭而死，抢救都来不及。监狱和医院根本不管他的死活，纯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

因为害怕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老人把女儿的电话留给了监狱。痛哭着从监狱回到家，远走他乡。这一次去监狱，看到儿子还活着，两位老人喜极而泣，由衷的说是法轮大法把濒临死亡的儿子救了回来。

2、上“死人床”

后来赵宏莉被转到沈阳监狱，在这期间，赵宏莉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上“死人床”，遭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中国法律规定：没有肉刑，犯人的身体也是不可侵犯的，在中国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可以随意用刑，警察可以指使犯人肆意殴打法轮功学员，打的越狠的，反而会得到减刑等“优待”。

三、第三次冤判：再次被诬陷，蒙冤入狱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晚，五、六个公安便衣闯入赵宏莉家，用脚踢开门，一拥而上，将赵宏莉打倒在地，拳打脚踢，当时脸就被打的面目皆

非，厉声惨叫，吓得十一岁的女儿哇哇大哭。建平县国保大队队长姜杰嚣张地喊：“打、打，法轮功打死不偿命。”赵宏莉的妻子冲进屋内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简直是土匪。”警察这才住手。警察把赵宏莉拖到门外扔到土坡上，赵宏莉又一次厉声惨叫。警察把他家翻了个遍，赵宏莉衣兜里的二千元钱被抢走。后赵宏莉被送到看守所时，脸上及身上的伤让人震惊，看守所的高所长问：“谁把你打成这样？”赵宏莉看着绑架他来的警察说：“你问他们。”

九月二十二日，以赵宏莉用手机传播法轮功信息为由，对赵宏莉非法批捕。后来，赵宏莉家属又找到国保队长姜杰要求放人。姜杰说：“你们家要是到处告，我就叫你儿子后半生生不如死，你告到哪，都是我说了算。”

家人请律师去会见赵宏莉，律师受尽刁难，看守所让去公安局，公安局又让去朝阳公安局，后来又说需经省公安厅批准。几经周折，律师才见到赵宏莉。

法院庭审前，审判长李岩对律师郭莲辉说：“你要是在法庭上提赵宏莉被打的事，我就剥夺你的辩护权。”郭律师气得直哆嗦。为了能够辩护，没办法只好妥协。

法院在判决书上，把发彩信的数量从十个改成七十七个；光盘三十四张写成三十七张；把警察抓人时间改写成下午二点五十五分，其用意何在？律师指出“用电子证据代替法定鉴定，违反我国司法部第九十五、九十六号令，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决定。”然而审判长李岩非要把这些写进判决书作为证据，弄虚作假，证据可以随意涂改，执法者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诬陷赵宏莉。在公检法的相互勾结下，赵宏莉再被非法判刑六年。

四、白发父母艰难上访之路

家人要代赵宏莉申诉，却拿不到裁定书。几经周折，家人才打听到赵

宏莉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监狱，家人去了三次，才让见赵宏莉，可是老人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因为赵宏莉在监狱被打的脸部肿胀，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老人问儿子咋弄的，赵宏莉说：“妈，你别问了，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老母亲心痛得伏地痛哭……

家人要赵宏莉手中的裁定书，监狱拒绝给。无奈之下，赵宏莉的老母亲去了两次最高法院，要求立案，被拒绝受理。老母亲不甘心，又四次进北京上访，两次被朝阳市驻京纠察队抓回。给各个相关部门写了上百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裁定书家属无法申诉，于是在中央司法部、辽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这些部门来回奔走请求，最后锦州监狱狱政科于二零一五年二月给复印了一份朝阳中法的裁定书，令老人震惊的是这份裁定书的罪名是“盗窃罪”，和一审的罪名完全不同，家属为了这个诬陷的裁定书足足跑了十个月的时间。

家属的申诉请求被受理后，二零一六年三月，辽宁省高级法院驳回了赵宏莉的申诉，认定原审判决“正确”。面对这个结果，赵宏莉和家人无法接受，明明是冤案，原审中那么多明显的违法之处，省高法却视而不见，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就匆匆驳回申诉。

偌大的中国，哪里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但是赵宏莉的父母深知儿子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就一直蒙冤，前后共二十四年，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四年啊？为了给儿子伸冤，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风餐露宿，尝尽世态炎凉，心都在滴血。但是老人无比坚强，这次他们没有流泪，他们要等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

二零一五年，赵宏莉辗转从狱中捎出一封信，他说：“……无论遭受怎样的酷刑折磨，决不“转化”，内心只有两个字：坚定。我一定会坚持到天亮的那一天。”◇

